

天津市
市立圖書館

登記總號 04335

書碼

捐贈者

寄存者

登記民國 21年12月31日

M. 20 20000



德文君臣相悅之樂乃所以興發而補助此所謂
好樂之甚而非徒飭器數者乎故 推在磬而首
獸且舞九成簫韶而鳳皇來儀惟其心存於天下
故和應於天下

樂論中

嘗聞律曆同源在律主聲在曆主氣氣爲聲母聲
爲氣子其元皆起於冬至聲生於三始曆原於三
統黃鐘之律數爲三寸三呂之爲三十六三律之
爲四十二而黃鐘之本立矣六始爲律六間爲呂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四

律準乾呂準坤故六陽乘位而始於復陽氣復而
聲出樂自無而動於有始條理之象也六陰乘位
而始於姤陰氣姤而聲入樂自有而斂於無終條
理之象也故聲以驗氣氣以驗時而物類吉凶有
潛得之應表者在知類通達之人妙明焉耳彼殺
氣勝而音尚宮周武知紂之必敗南風至而死聲
應師曠知楚之無功淫厲而哀萬寶常覺隋之非
久官出不反王令言卜煬之不還宮離不屬商亂
而暴子憲識明皇之播遷宮不召商角與徵戾嗣

真明章懷之廢斥王仁裕耳黃鐘有爭鬪之事裴
知古聆廟樂當慶賜之行發於聲播於器昧者僅
得其鏗鏘激越之奏明者已窺其要眇感召之微
蓋氣化與音聲有通一不二者孔子曰治世之君
以道勝欲故其樂安以和亂世之君以欲忘道故
其音怨以怒樂也者天地之合也變動之精也形
於眇忽應於遐邇雖聖人不能抑也楊雄氏曰聲
生於日律生於辰日紀六甲辰紀六子八卦納甲
而土日通五子居律而風日應所以和則召和乖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五

則致乖皆宇宙自然之機陰陽必致之理奈後世
君則多欲臣則畔道心戾和平何以得中聲故聲
之數常有餘而不應率以私意增益焉求五聲而
不得則益之以二變合十二律而不協則附之以
四清及二變不諧而應聲復增四清不合而子聲
復起故旋宮之法麤實下生大呂八八左旋終於
仲呂此班固所本也然應鍾聲下大呂十律而反
高一均又黃鍾與大呂同聲應鍾與無射同響此
其故何哉以私智損益之過也彼五日四分日之

一不可減也六日八十分日之七不可損也是天地氣數流行自不失其常而人心私意出入每爲之變此促數傲僻煩戾濫溺樂愈遠而化愈傷矣中聲何自而得哉中聲失則律無當律無當則樂不比樂不比則情文俱謬以旋宮則不應以迎氣則不諧有志於樂者必修德以和氣氣與天地流通而後中聲定至樂作

樂論下

凡天地之間風乎其嗟者無非樂音益乎其盪者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六

無非樂理溫乎其煦者無非樂情顧樂不秘而因人以秘樂不二而隨人以二得之殊蘊則感孚隔造之殊詣則建制分處之殊地則擬用別故夷則之羽不奏嘉慶之門黃鐘之宮不作凡庶之室有盛德斯有備樂道隆而隆道汗而汗安可混也魯莊公國小鐘大而曹翹請改圖之齊桓公謀以大鐘鮑叔且以爲過晉侯如宋也饗以桑林退而病作平公欲奏清角師曠以爲君德薄不足以當之而晉國致旱夫清角豈能招旱而桑林寧以召病

哉由人之所感也是故國有饑主不餐國有凍君
不裘有九年之蓄而後天子享備味日舉以樂諸
侯食珍不失鐘鼓之懸古者草木未若不繁絲竹
之聲文德未誕不修干羽之容聖王御世必本之
性情稽之度數省五事修六府整齊庶采以爲之
理慈和百昌導迎嘉淑化機洽於兩間功德塞乎
宇宙然後因天地自然之和以建之樂故禮也者
樂之本也制數等威立而人道秩然其有序斯音
聲節奏暢而人情熙然其弗乖使徒具是鏗鏘以
娛耳目而莊敬不散祇爲噍殺流蕩之端耳吾觀
魯侯設兩觀乘大輅宮懸而祭白牡天子之禮也
秩甲而禮踰其下則而象之卒令八佾舞於三家
雍歌徹於陪隸是一僭而百僭昭公之越禮啓之
也故妖沴灾青百疾俱起瞽師衆工寄遯河海魯
庭鮮雍容之奏可見無禮者無功德也無功德者
無樂也世徒見夫天子諸侯鐘磬不解於懸卿大
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列則欲假樂以飾觀和德
而不究於用樂之原可謂徇末而忘其本矣

擬閔子馬論學

周大夫原伯魯當周之東西遷不能以學道其主
閔子馬規之曰學也者覺也覺乎其內天德立焉
以飭躬也覺乎其外王道行焉以淑世也是以古
之聖王天亶聰明古之英彥秀拔疇伍莫不務學
惟學也故能覺覺在我持身應世何弗宜矣昔伊
尹樂堯舜之道於畎畝而曰予天民先覺也以覺
後覺是堯舜以學而覺爲天下帝伊尹學堯舜而
覺俾成湯爲天下王堯舜不學弗優於帝伊尹不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八

學弗優於相雖鄉曲之夫欲廣識略融偏駁莫廢
學焉子爲大夫君所倚衡乃不嗜學何以光昭令
德輔導厥辟爲諸侯主哉以周之先文武二聖謨
烈重光寔造丕基猶資四友之臣又周召分陝篤
棊致忠光輔王室且周公吐哺握髮企來天下賢
士磨礪德業及其欲明農召公告老二公則更相
畱挽共輔成王其迪前人光施冲子始終以之子
爲周臣不周召焉是法以克振文武之緒復覩鳧
鷖旣醉之太平予寔惡焉於是伯魯拜稽首曰吾

爲王臣安陋不學微子之教亾無日矣敢不惟命
雖然魯有子周禮其在魯矣願子終幸覺我輔成
周基以無忝文武之烈

論四十不惑贈督學孔文谷

吾夫子嘗自謂四十而不惑夫子天縱聖也生而
知者也其於不惑猶尚有待耶考之史夫子四十
在魯季桓子穿井得土缶羊使人誑夫子得他
物夫子曰以丘所聞羊也吳伐越得骨其大專車
使人問夫子則又知爲防風氏也倘指此爲不惑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九

耶然此爲物怪非道也惑弗惑無足辯也夫子十
五志大人之學期止至善至善也者天之命也人
之性也萬事萬物之準皇王聖喆之源也是可以
意悟不可以形求者也夫子在志學時其趨向瞭
然寧以迷而求明乃明而猶恐其涉于迷也故磨
礱省驗積日累月必至四十始自信焉蓋聖心之
虛常不敢忽易叅攷紬繹之功與衆人有加其不
自爲能之心也惟不自爲能能乃真能得此真能
遂欲推之同進天下於能而不忍自私故頎頎洙

泗之上弦歌誦誦不惑之蘊昭示無餘千百世之
下至今如日中天則夫子之四十非四十也千百
世之冥迷所由指南也晦明晝夜皆真機也元會
運世皆泰宇也寧如汶汶之徒與日同朗與夕同
冥而已者耶吾同年丈孔文谷汾人也其誦法夫
子與人同而其得諸心體諸身發揮其蘊藉每與
人異方未四十已能攄露所有登明庭奉 大對
天子擢居一甲旋受命而來督學吾兩浙夫未四
十之時已潛窺不惑之蘊而獻之 當宁今自四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十

十而往所以淑吾髦士由浙而暨海內其教無窮
其澤無盡矣汾晉之間高山大岑不異秦岱英賢
特起昔有王文中氏以王道陳闕下退而續經以
繼聖緒我 明有薛文清氏以聖學入贊密勿球
正爲多文谷繼之而興顯名當代而且年屆四十
自今以往皆入聖之基也吾願有請於文谷丈其
以二子爲規耶抑惟夫子爲的耶其視四十爲強
仕期耶抑爲勤修景耶將謂不惑可自多耶抑歎
然於不踰矩之未逮耶吾年今四十加三矣自省

惜如幸一教我期相交勗以無負方來之日

事本

應事之萬變無窮而惟執理者能窮自混闢以還
世道推移風習旋騁遞遞相承莫有底止而欲一
一揣摩之懸契之應於彼將虧於此得其一旦遺
其十據於顯而不知已乖之於隱也古今來人心
物理紛紛藉藉夫將何以窮之吾以爲變不勝窮
而理則有窮窮於理者未有不窮於變也何也物
各具理理必原心以一心之理妙萬應之用舉不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十一

可終窮之變皆統括其中蓋不知者窮以目而知
者窮以心以目見者若有所見而實無見以心見
者若無所見而實無不見天地一指也古今一日
也人心物理一機也其來雖無窮而吾應亦未嘗
有窮以吾之無窮應天下則天下卒歸於可窮是
以無窮應有窮吾烏乎窮哉一室之中宇宙彌焉
庭除之間區域觀焉指掌之內曆數元會無所弗
該焉理在而本立矣本立而道無不盡矣是故建
大功於天下者先修之方寸之內垂大名於百世

者必慎於纖微之事伊尹負未有莘不越畝澮而懷帝王之道顏淵箪瓢陋巷幾於屢空而蘊四代之略何者理得於心不出衡門而志宏八極者自寓也今之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陰陽忖度臣濟乃役役焉研搜典冊稽求彷彿目境易窮心源弗躍吾未見其得也故以御世則不能黃虞以佐時則不能經緯豈非本之不立末是驚哉本既立矣將見論思天地動協樞機俯仰進退與道合宜藏之於身優游待時不言而化不約而齊不可遽數

姑以一事驗之昔齊騶忌自以爲美問之妻妾與友皆譽其美而每見城北徐公自謂弗若乃入見威公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而臣之妻私臣妾畏臣客有求於臣皆以臣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威公於是下令臣民皆得進諫極言能者受賞舉無失事燕趙魏韓聞之皆朝於齊所謂戰勝於廟堂是誠得事之本者以此推之爲天下者爲之身而已矣

權用

道不明人不知權權不立事不合道事物異情古今異變是非利害千態畢出而僅以一心酬之酢之俾紛紜無舛眇忽無謬諧於理而宜於用非權奚藉焉權者道之用也道譬則衡然用譬則權然工人之爲衡也銖而銖鎰而鎰鈞石而鈞石犁然有定而權始參互低昂於其間物無遁情世無遺用矣是天然之道也人之道身而家家而國國而天下其倫燦然其理秩然而尤有變通推移之則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七

蘊於其間心之權於是乎顯矣輕輕重重而又或重所輕輕所重非是是而又或非所是是所非劑量之機間不容髮蓋不明道不可與用權不知權不可與行道交相成也堯舜其達權者也故萬乘莫尊也而乃辭尊以尊卑父子莫親也而乃舍親以親疎驟見驟聞豈勝駭矚徐而察之不如是不足以寧宇宙而嗚呼平是權之運也實道之常也愚夫之所眩而上柱之所謂固然也使道不明而權罔設是銖鎰鈞云且弗辨而以手揣低昂寧

不舛哉權非道不由道非權不契狗權而不以道是爲迷途泥道而不用權是爲膠柱敝也久矣故道也者其諸表葛服食須臾不可缺乎權也者其諸夏葛冬裘饑食渴飲應幾以動乎不然服葛禦寒加餐救渴失之遠矣妙哉權也一日不可離也中庸謂之時中大傳謂之知幾而孟氏謂之良知良能

弘道

荆山之玉驪龍之珠謂之非寶不可而謂珠玉自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十四

見其寶則不可惟得人焉琢之磨之綴而緝之爲圭爲璧爲冠爲珮以薦上帝而朝羣侯則寶成其寶而益顯以重是人之能用珠玉非珠玉能用人也無珠玉是無宗廟朝廷之用不有人用則珠玉亦璞於山胎於海而已道者圭璋天下之具也大於珠玉矣倘不取以自治不推以治人秘於玄冥者道耶注目而視無見也傾耳而聽無聞也道其如人何惟有絕人之智爲能晰道有超人之力爲能凝道有大人之運量爲能普民物彌宇宙而克

是道要之道未嘗益也人亦不能加之益也盡其量而已道之量盡而人之量乃無盡假道量之虛濟人量之實則千古合契上聖垂矩奈之何樂縱惡檢而委於道希高慕遠而踰於道也用意別矣其自失可寶均焉不委不踰道將來輪偉乎其人道何情諸世有謂羲皇而上道彌於世故聖以道成虞周而下道秘於隱故人因道隘嗟夫是欲藉道立我而不以身肩道也是聖哲其本來而沉污其究竟也人其知道何要之人貴實其所能毋徒

本啓堂稿

卷之十二

十五

虛其所有

用察

道貴能用尤貴能察匪用則知爲虛匪察則用爲罔學也者所以求知也知也者所以致用也用也者所以成學也學而弗用奚學矣彼六經道之源也仁義道之實也堯舜周孔道之人也師其人濬其源履其實學稱能矣不然咕嗶於呻吟稽覈於象數身焉不能考祥世焉不能康濟與不學等耳今夫布可溫取以衣其身粟可飽取以果其腹積

布與粟而不克免於飢凍則非布粟罪也不用之
罪也學而不用亦學之者罪矣夫子曰人莫不飲
食鮮知味也不知味謂知飲食可乎世有懷希世
之璧而困頓終其身雖有璧猶窮也弗之用也及
覺已之璧出以求售萬金掌握矣夫萬金非外至
也所自有也有萬金而初困於貧不覺也當其不
覺璧未嘗亾及其既覺璧非始有察與不察耳道
吾璧也有道爲璧弗察弗覺弗用將貿貿焉
埋其光室其途歸于窶夫賤士曷足貴也故道在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六

人人在察察在用察則能用而道顯不察則用廢
而寶韞顧世又有察非所察而冥行取困以墮於
坑塹則非察之過也不於道之過也故察於道爲
精察用於道爲實用惟能不迷於察不謬於用吾
意聖人且接踵於世矣

用道

道貫乎天地而尤顯於人在易爲乾元之用九在
書爲洪範之建極在心則爲日用不知之神三才
以奠民物以典彌綸以達皆是物也然天均降衷

而精一之蘊獨發於虞庭民均秉彝而克綏之典
獨著於殷誥非道異也人不能用也迷復有青則
汨其用顛顛拂經則悖其用艮列其寅危薰心以
厲者則又失其所以用雖然人心有晦明吾道無
損益機一觸而同然之天復矣作則者其聖人乎
與道爲體者也因道爲用者也虛而寂感而通動
靜有常用之妙也往而屈來而伸出入咸利用之
神也精義入神致用之功安身崇德善用之本究
也乎諸人心達諸天下其綱典常其目事物其文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七

詩書其教禮樂其動作車服器用其衣食桑麻菽
粟使天下怡然於日用雍然於太和何莫非道何
莫非聖人之用道也及其至則通極於天雲行雨
施道之流耶日照月臨道之運耶鳶飛魚躍道之
察耶嶽峙川流萬物咸若道之化耶是聖用道而
天下用乎聖人之道

聖顯

道無形也無形則神神則不可致思而何以牖凡
民故不得已而彰於言言彰而道明道明於言而

實有不容言者故言彰而道明言煩而明晦則時
之變爲之也非聖人意也夫道函於太始渾渾焉
耳自乾坤剖而造化開河洛出矣卦爻畫矣九章
衍矣非聖人欲出之畫之衍之而不得不出之畫
之衍之也嘗求之未有易之先未始有畫也有畫
則有一有一則有八有八則重而六十四又推而
三百六十是易之卦全而畫之體分矣嗟夫不畫
不分不可也不灼其影昧者弗見不烈其聲聵者
弗聞洗心退藏聖人之願也吉凶與民聖人之心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六

也易爲憂世而作也故曰時之變爲之也自是爲
卦者八爲疇者九經散而五教列而三家析而百
紛紛藉藉爲說愈長而爲術愈舛何也山吾知其
高欲窮其高而寫山之形形特山之一隅也水吾
知其深欲極其深而圖水之派派特水之一脉也
欲盡山水益不得山水也故鳴道者日益多昧道
者日益甚然則道固不可言而言將廢歟曰非然
也衆言殺亂折諸聖聖人者造道之言也非若百
家衆技臆而言之者也蓋嘗觀堯舜授人以道而

中之名立慮中之難持而精一之說啓又慮中之
或淪而無稽弗詢之戒切晰之其幾操之其的防
之其紛三言而已而千聖之真原以顯蓋中卽易
之時也疇之極也萬事萬化之統宗也吾悲堯舜
不能相忘於無言而尤幸後世得是言而紛紜不
得以汨其天也窮山者必於崑崙極水者必於星
宿求道者必於堯舜堯舜以道顯於世而不能必
人之常明人能求吾心之堯舜而嘗見中於方寸
則不俟求之有言而聲希味淡之中固已見畫前
之易矣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是道真也渾
淪不顯而日月中天者也

盡變

天地之間有不變者卽有變者語不變則元會一
樞語變則頃刻轉運蓋不變者其常而常或凝滯
不化故變者不變之機緘也不變者變之範圍也
惟能以不變而經其變則變歸於不變而天地以
寧善觀世者執之不變不可而逐之於變尤不可
恃吾有常之理而已矣理也者非所以爲變而足

以達變執理者非以變合理而以理御變則天地古今人物總之一機也前乎既往而枯竹所不能紀後乎方來而意慮所不可及察邇在几席庭闈而條呈條泯遠邇九垓八埏而若有若無更僕所未易數隸首所不能算莫不包羅於其中是故理之所宜有不必其有而吾且信其有也理之所宜無不必其無而吾且量其無也理不過一心心不過一掬而惟一掬可以涵六合如握鏡於虛而萬形不能越如懸衡於準而百貨不能逃故一室之中可以周四海戶牖之下可以窺天地一漚之眇可以量大海啓蟄而知霆震履霜而識堅冰敷苞而覩碩菓蓋天下之物本原於理吾不驚之於物而窮之於理則理盡而物盡物盡而凡形者色者動者靜者出者入者常而變者舉無有不盡彼昧焉者欲以迹求變以耳目盡變則見者見矣而不見者未始見也聞者聞矣而不聞者未始聞也不聞不見遺于耳目者已多而況耳目所不逮窮天罄地不可數紀者耶故見春爲春見夏爲夏而不

知參元化者自足合四時之序也見仁爲仁見智爲智而不知融大道者爲能合四德之全也何也變不踰於理而理則萬變而終不變者也雖然聖人亦謂有不知不能豈真盡之耶夫惟有不知不能則理所可知可能固無或遺而理所不必知不能能者存而不論此亦聖人之變也乃所爲能盡變者也

不器

理不可執也有有者不能相有而無有者有其有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廿二

形形者不能自形而不形者形其形天地萬物竝育竝行而大莫踰於道道無形無有也無形無有所以爲形形有有也故有物有形則利於用而惟有惟形不能周流而不滯於用至於不物之物然後無往而不用若夫君子之道何有也何形也能柔能剛能圓能方坎止流行沛雨升雲夫豈滯一隅局一器而爲世所窺測較量哉昔顏淵善學仲尼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仲尼之道何道也不器之道也今夫物之寓形於世圓者爲規方者爲矩

直者爲繩平者爲準故輪不可爲輿弓不可爲矢
棟不可爲桷局於用者隨用而止未有相爲用者
也譬人之身五官皆具而心爲最靈心無形也五
官之形用各專於一心無形無所不用故目不以
聽耳不以視鼻不以言口不以嗅手不以履足不
以持形形用用彼此判然不能相代孰能視聽於
無視聽言嗅於無言嗅而履持於無履持者乎然
則無形之宰萬形無有之蘊萬有是心也心卽道
也斂之一掬散之六幕常之而經變之而權小之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三

可以侶愚夫大之可以彌造化無所不通於何能
礙也大哉道乎妙哉不器乎使道而器也泥于此
必不達於彼用於一必不幾於二瞻前必不後忽
後必無前生生之機息矣是故申韓之道用於刑
名莊老之道用於清淨管宴之道淪於雜霸何者
局所見便所習也聖人之道茫乎天運窅乎神行
周流羣動變通六虛恢之兩間不見其盈俟之百
世不見其止無可得而名安可得而器

道可傳乎曰不可非傳之不可也遇則可不遇則不可胡謂遇以吾之有迎彼之有若相待而適值也若久睽而乍逢也遇則不相拒無傳已爾傳卽契矣非然者授而不受譬猶煮石而求粥也薪盡釜裂而粥不可成何者粥固石之所無也君子道相傳也心無隱也顧從其有而迎則力易取其無而授則功難況欲舉精微隱約之旨而卒然投之於立談不相蒙之頃耶吾犁然論之彼茫然若無聞吾昭然指之彼闇然若無睹非不睹聞也彼無睹與聞之地故傳之而不傳也舉珠玉授攣指而責其不持指日月示無目而責其不仰可乎若手與目具者惟恐吾之弗授弗示也授則受示則睹矣不惟受且睹雖弗授猶將取之弗示猶將窺之而何有于旣授旣示乎何也彼固有以遇之也手遇珠玉其取不可禁目遇日月其睹不可闕大哉遇乎聖人以道傳之其人而弗俟其遇乎蓋聖人至明也不惟明已抑且明物苟不有遇者奚以傳爲吾知其不傳非所忍也不遇而必傳非所樂也

不遇不傳人將議我絕物不遇必傳人又謂我強
要強則弗勝絕則弗納聖人不爲也夫子諄諄俛
偃於洙泗之上而獨與顏子是顏之幸耶曰非顏
之幸夫子之幸也顏子之遇乃夫子之遇也顏子
由已遇得傳夫子以得傳爲遇也夫惟遇而非傳
是以傳而必遇吾夫子嘗與回言終日矣終日不
違其契蓋若此也契原於順順原於遇今夫日能
消冰而不能消木豈日之雄於冰而怯於木哉木
與日相捍故也夫子於回其日之冰歟何其遇而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廿四

順順而契也夫子之言言不以言回之聽聽不以
聽言不以言言一天也聽不以聽聽一天也夫子
之天觸回之天回之天感夫子之天是惟無傳傳
則遇矣何違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其已言
回意無梗當斯時也目擊而道已存矣忘言而旨
已會矣何待終日耶或者曰回之遇固足幸然何
功於道也參如回孝經不著矣羣弟子如回魯論
不述矣夫子不倦於傳猶然道不易見回也日居
英韶鐘磬之側弗考弗擊便有耳無聞非過歟違

生疑疑生問問生教教生傳而回也不違矣嗟夫
道藉言而通亦因言而晦非言之爲晦煩指亂視
多岐易聽也故一失而訓詁再失而詞章言之盛
道之衰回曷過焉不有回之善學何以使學者潛
心於遇也

不毀

天地吾知其不隕也日月吾知其不蒙也山嶽吾
知其不騫也河洛吾知其不竭也然不有參兩間
順五氣者爲之彌綸調燮則一德不修不隕若隕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廿五

矣一政不節不蒙若蒙矣一化不昭不騫若騫矣
一令不慎不竭若竭矣何也無毀之實有毀之象
也大哉道乎立於無始亘於無終窮元會而不傾
維八表而無間蓋自大庭栗陸而降固已漸明至
中天之運恢乎其無垠卓乎其獨運不得釁隙安
覩成虧固赫然不顯之時矣自是而後莫紛於戰
岡莫慘於羸秦莫狡於操莽以奸雄蝕之而道不
爲亂曰聰曰勒之猾夏曰羗曰氐之熖突若金若
元之竊據以胡虜乘之而道不爲侵縱橫家以詐

逞楊墨氏以詖鳴佛老之徒以淫辭眩以異端簧
之而道不爲紊吁吾聖人之道叛之如彼殘之如
此然而愈塞愈瑩愈擊愈堅燭光燐火終無損於
貞明裂壤疑寒竟何傷於陽煦是故天地得之而
無隕日月得之而無蒙山嶽得之而無騫河洛得
之而無竭誠所謂彌宇宙而極天壤者也是曷爲
而然哉吾有以知之矣天地日月山海河嶽皆氣
也氣有聚散吾安能保其終聖人之道一理也理
無盈虧故探之而無象窺之而無朕惟無象無朕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廿六

中常

道中而已中則常常則可以久可以暫可以進可
以退可以矧千古之未有可以安庸衆之共趨要
之中焉耳故人多好奇君子不爲奇人皆驚高君
子不爲高君子情與人同而愛惡若與人異何也
蓋物反常爲怪過中爲偏自古而今惟一常也常
惟中也舍常而復求奇怪矣舍中而復求高偏

矣衆人所謂竒君子不謂竒怪也衆人所謂高君子不謂高偏也故金至貴也以粟較金其價懸矣然粟可常食金不可暫食苟舍粟而食金則求生而得死金非不貴也非食之常也反常之害如此將適百里之都而超絕千里其行愈速其失愈遠安在其能千里也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辯治民無赫赫之政處世無皦皦之模豈厭竒畏高哉竒若果竒君子先竒矣高若果高君子彌高矣其循循焉蹈躩習檢終不踰閑者非不知有竒也

非不知有高也竒高之未得而先涉怪偏故不事也不然去彰彰之名受汶汶之毀果人情哉是故父有國傳之子常也宋宣公以爲是不足竒必傳弟以爲高原其意必曰聖人建國父子相繼爲衆人設也堯何人哉舍朱而授舜聖人所自爲果出於尋常而不可及也吾何爲衆人自處而不堯之慕哉寧知道無不常聖無不中禪受之事衆人視之以爲竒自堯則見其常而非竒如必朱之是與以禍天下是堯之舉爲不中不中乃不常故眩竒

之名每外中以希卓越之行而揆之道爲怪特求中之實則相時以蹈經常之典而衆之見謂無竒是在體道者審之

屢空

書篇五十九不言空易卦六十四不言空詩什三百十不言空春秋二百四十年不言空今夫子稱回屢空何哉蓋疏千古之心源破百家之理礙也聖門穎悟莫如端木賜夫子嘗致意焉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蓋空說也而賜不化他日又曰汝以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廿八

爲多學而識之與又空說也而復不化故其屢憶屢中也惛乎其自滿侈乎其自大日益者有情而坐忘者無味智索者可稽而默會者未徹夫子憂賜之止於賜也乃借顏以覺之曰庶乎屢空吁屢中者愚人之所驚衆人之所喜也而不知炫以聰明其害道也甚矣屢空之心無意於屢中而無乎不中頽乎其如愚罔乎其如遺冥乎其質樸而如迷而道乃爲之庶幾貧賤之適來不能移其心富貴之適去不能動其志簞瓢之不克不能改其樂

行其庭不見其人外不見人也良其背不獲其身
內不見已也遇之所值皆爲倘來身之所遭皆爲
逆旅何弗空也物空則理見矣冬沍之月萬形剝
落乃見天則日夜之息萬象退聽乃見天德彼弦
歌洙泗之倫非不游於空而不能見其空如求之
藝由之果師之辟赤之英華咸執其有有則障障
則不空甚哉屢空之回幾於道而契於聖也若夫
易簣啓手死生晝夜則死生空矣浴沂風咏勢位
浮雲則勢位空矣或入齊師拒越寇以虛舟飄瓦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廿九

道德

視此身之變故則變故空矣其亦繼顏之躅而善
發聖人之蘊者哉而顏其卓矣

或問道德曰事之當然之謂道得其當然之謂德
道無乎不在者也德自得其得者也無在而無不
在則宜默會而深體之否者謬得由自得則宜專
主而固持之否者虛且以水喻江河之涵浸溝澮
之流行懸溜之傾注沼沚之停毓無非水也大小
則異焉人之於道得其一貴融其百猶觀水者觀

其小當求其大若指溝澮沼沚爲非水而馳之高陵大澤之間則失其所以爲水矣故道在事也事在人也反之吾心而無疑質之人心而不拂卽事卽道也小猶大也析其小而道寓矣合其小而大全矣譬猶導水而東之終會其原矣是故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謂智伯夷得之爲清下惠得之爲和仲尼得之爲時仲尼之時之大雖若不同于衆而道則一也故曰道無不在視人所得焉道也者率其當然也德也者得其當然也君子之於道

會之以心養之以靜熟之以習凝之以神日用弗違其節造次弗踰其度視聽言動弗爽其宜真樂寓于簞瓢忠信見於叅倚懼其得于道而或失之也懼其得道之小而不大之也觀古之人敬業樂羣知類通達求如此其博也藏修息游朝益暮習功如此其專也必相觀而摹不凌節而遡志如此其遜也及其旣成且猶洗心以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如此其不息也夫是以得皆自得而道終歸焉耳今也吾惑焉臆想之見非真見也談說

之悟非真悟也優游惚恍之修非真修也甚或厭
常喜新而趨於他岐入於異端譬之室居蔬食以
爲不足誇妄意金堂玉壺可以飛而升和風湛露
可以吸而飽不亦惑耶蓋道惟一途水惟一脉舍
聖道而別求離波瀾而更取無有得者此無他始
也見之不明旣也趨之不定終也守之不固舉世
憤憤莫之適從嗟夫吾安得閱水於天脊而滌涸
奔赴以極于尾閭之域而後已者哉斯誠道德之
指歸爾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三

造道

務學者不患其愚患其忽不畏其敏畏其專愚則
其進也難而匪易敏則其入也淺而不深故愚與
敏未足拘要其所造何如耳彼君子者善學者也
其求至于道必強學力行不敢自恕非謂不足知
憂其知之易而不邃也非謂不足成憂其成之易
而不堅也按圖而慕千里不若足履之詳聞聲而
品人物不若目見之審何者未至之於已至信人
之與信已固不侔也仲尼天縱韋編三絕仲舒命

世不窺園門甯子勵學夙夜倍功黃霸受經講誦
不撤以敏者如彼以愚者如此信乎人皆可造而
造不可易也彼非不知先難不如早就需滯非勝
疾爲而終不以此易彼懼其無以得之也故黜其
巧於未有知之初而緩其期于可以成之後養之
以悟澄之以靜涵之以虛守之以固不敢怠心入
之懼其氣之不銳也不敢躁心乘之懼其力之易
衰也不敢驕心凌之懼其志之不凝也耳目之欲
不接其思蚊蟲之嘍不挫其精深乎淵乎虛極靜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三

篤與道爲一由是以窺無始之秘應方來之變如
飲食之於厭飫吾所自甘也手足之於蹈履吾所
自順也何者志一而知之者精力深而成之者孰
也昔洙泗設教不憤卽不啓不悱卽不發不反卽
不復嗟夫聖人曲成之心亦殷且切矣何不明以
告人使之羣然知所適從而故爲是別擇且有所
俟哉顧啓發之機必宜憤悱三隅之復必貴善反
動其機之自然適其天之本然則一徹而盡徹吾
不爲費辭彼不爲虛聽也夫玉堅無敵而卒成圭

璋木爰曲直而皆就繩準磨礱彙括之力誠不可少也君子而以造道爲功可不如物之成器爲用哉

自得

自得者得之於心者也心無所得而守轍於循塗終外矚而中迷雖得猶失也則不察於自之故也夫學也者學之於自也父兄至愛不能引其端師友至密不能冥其合必也靈襟中啓獨見內融發於犖犖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其詣必精故拙魯鈍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三三 朴爲道之資智巧聰明爲性之障真志養於柔懦真習成於舒徐真用發於根極真樂生於恬澹軒軒之志易惰皦皦之習易汗揭揭之用易變悻悻之樂易淪是以學貴自得也千了萬通愈失其宗惟循惟默乃內之識聖門者材之鄧林也七十子之中回稱愚參稱魯而卒之得傳獨二子是能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聖學遠而自得湮非惟學之失也亦教之者過焉六經之言渾如而毫釐分辯妄也羣聖之旨淵如而矢口宣揚躁也翫

翫屑屑無善誘之方有超踰之望將以利之反以
害之故世之學者亦曰如是足矣理既盡矣訖知
自之爲自矣捨前人之咳唾薦芻狗於已陳故箋
解煩而思學廢矣譏議多而省學廢矣揣摩殷而
悟學廢矣偏黨驚而通學廢矣領略囂而默學廢
矣疑貳競而敏學廢矣六學廢而道衰孰能窺測
微言究覽道奧得意于忘言之表而默不容聲者
乎夫張弓矢礪金柝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蹶
張蹋掬所能習必自得於排擊之外精毫染程點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三十四

畫可以書矣而揮灑之趣非黜襟胝指所能造必
自得于蹊徑之表孟氏崛起宣尼之後私淑孔型
超然領會蘊寸衷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
之使吾道益尊不膠於口耳聲形之末真龍門之
羽翼儒統之魁傑也使親炙一堂其蘊籍夷粹誠
若未足而見趣超詣直自不羣姑舍是之言非夸
大也胸中所負誠不碌碌耳噫韓愈氏謂軻歿不
得其傳其言若峻然時無孔子則顏淵沒于陋巷
而少正卯爲聞人時無孟子則匡章陷於不孝而

陳仲子爲廉士今幸斯言在而天下不謬於尊從
車門圭竇密契聖心如承指授噫嘻何世無人存
乎自得其得焉耳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終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世五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書

擬劉歆讓太常博士書

古昔聖王德合天地道竝日月以故先天開人智
不觸往而神謀不酌古而善歷覽開闢聖以繼聖
仰無承襲而舉足爲法凡所利澤天下以則後世
可勝道哉二三帝王典謨之文以爲尚書自王迹
熄大雅亡諸侯縱橫騁私爭雄吾夫子興於東魯
有道無位藉魯史筆時事春秋作焉所以存往詔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一

來功罪明著使民上者懼而修德若夫別嫌明微
莫善於禮令尊卑安上下定制民矩矱之中天地
賴以成位鬼神賴以感通然則尚書春秋禮經三
者補毘世教寧淺尠哉自嬴秦專尚武猛是今非
古讐遺經燼逸典掛口不復道先王遂令微言泯
滅此哲人之所痛心也漢興奎壁聚井文明顯兆
然承秦滅學之後鮮所循襲獨叔孫通講禮儀伏
生論說尚書賈傳爲左氏訓詁三經漸有指次而
緒缺簡脫無大發明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

古文逸禮三十九篇尚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於孝武皇帝適遭巫蠱之禍未及施行左氏春秋二十餘篇亦藏秘府皆伏而未發孝成皇帝垂意舊典啟闡秘藏得此三事欲求全經乃博詢人寰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屬各闡所得私相講授猶未布在學宮今上仰覽千古繼統揚業特賜表章爲天下指南故下明詔欲試立左氏春秋及摛尋遺書逸禮甚盛惠也二三君子宜仰體上心折衷遺緒深探博採俾三經燦然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二

自朝廷以及庠序闡揚宗旨裨補聖明祛從來殘闕之訾成一時清穆之化竊所願耳顧乃挾私匿黨保殘守缺恐見已短罔求真道否塞而不恤學固陋而不慙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輒謂尚書二十八篇已備左氏不傳春秋逸禮無所裨教道旁築舍容容躡沓豈不爲有道者羞哉竊意諸君子之過有三得訟言無諱乎夫聖喆垂世立教勒成巨典以詔後世而不思欽崇有非聖棄經之過主上考古重道勅下博議以正得失直廢閣不行有

傲上拂旨之過自今絕學不傳文教錯亂往者綴
學之士慙勤如綫之緒將至大壞後人無從究采
有毀道迷邦之過昔傳說謂師古無愆孔子稱好
古敏求諸君子獨異斯旨襲舛承訛妬道真違朝
命恐自陷吏議棄闡道之公甘因陋之鄙其爲謀
斯拙非所願聞故敢以書問歆雖不敏旣奉廷詔
思建隆業卽二三君子深閉固藏足已自封歆敢
不對揚休光墮千載一時之明命

均賦書與郡伯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三

前蒙示諭該縣博采均耗事宜仰見臺下萬物一
體之心夙夜在公之誼將舉由來不均之弊而付
之大道爲公之法甚盛惠也雖然均耗莫若均糧
均糧莫若一則某也昔嘗舉以告東蒙平川兩郡
伯矣今願復申前議於臺下竊念均之爲說固以
宜民而尤在相時非其時則不能成當其時則不
可緩嘗觀 國初籍人戶矣未有里甲而奏置里

甲自開公濟始既有里甲也未有輪徭而議編輪
徭自崔莊敏公始然則 列聖采聽臣言勒爲定

制皆因其時耳均糧之議請自臺下始不可乎或曰周文襄公巡撫東南二十有餘年糧事纖悉皆其經理何當時不言均則有說也國初兵燹之餘東南生齒未甚繁田野未盡闢當時水田雖可征稅而旱地猶未耕墾是亦有不能爲均者且文襄親巡阡陌標立坵段造爲魚鱗圖冊則荒熟有辨而官民麥地可稽因而輕重消息之奸狡不得以窺隙是又不待爲均者文襄於蘇松嘉湖重額官田奏設金花一項每金花銀一兩折米四石又於承敬堂稿

卷之十三

四

蘇州極重官田奏徵布一疋折米一石如是調停重額之田是糧額雖未均計其所稅則均也而今不然矣官民麥地三等之田無畝不歲耕無耕不歲熟無熟不歲穫獨其徵糧之則反有重有輕是時之不可不均者也文襄魚鱗圖冊州縣頗去其籍則官民麥地存者特其空名無從查考昔爲民田今或爲官矣昔爲官田今或爲麥矣何因而區別之况麥地者以其僅止藝麥也今一覽皆爲水田而猶止麥地之稅是理之不可不均者也文襄

既置金花以寬重額之徵是五升等田所輸與重額田相去已不甚遠獨存三者之名爲賣買存糧之弊啟胥徒那移之奸是勢又不可不均者也何也天下未嘗有不弊之法法弊則宜求更弊之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在識時者通變以宜民耳况聞湖州已屢變胡獨不行於嘉郡乎但湖州亦有未盡善者要不在變之不善而在猶存二則也則之有二猶弊竇也嘗攷湖州自天順間郡伯岳公璿奏每畝正糧不動外其耗米不分等則每畝通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五

爲一斗乃借此毘彼之法此均耗不均糧也正德間都御史許公庭光郡伯劉公天和奏將湖州田地四千四百四十七則均爲二則凡官田爲一則凡民田爲一則是均糧而殊則也今嘉靖二十一年郡伯張公鐸又據糧里邵越等呈告申請上司均爲一則蓋糧存二則是民田輕官田重猶立等差也富者不利官田之重而倍價以要民田貧者欲利民田之價而改民以售官田是故糧與田左而荒糧歲積此張公不得已而復建此議也臺下

以剛明果斷之才爲民除不均之患宜取湖之能變爲是而以湖之存二爲非今吾鹽邑之議不欲以麥地均入官民田耳但麥地歲收之利旣無異於官民而麥地之糧大異於官民麥地旣不起耗又無馬草則歲納不過三升或五升在自私者計之何樂均爲但本大公一體之心立經常無弊之法則不當以自私爲念而當以一則爲準矣或曰海濱之地高仰爲甚難冀常熟顧高仰者幾何哉邑城北境海墾地某家有焉每歲地租秋荳春麥承啟堂稿

厚幸矣不勝區區

與藩司議均賦書

屬者敝郡郡侯舉行均糧議非得已也憐民之困濟時之艱得大學均平之矩合易象有孚之徵誠不宜一日需者昔某於嘉靖二十年嘗作書奉當道今更益以新議五條錄呈台覽但恐辭蕪不足動聽又未盡卽今之利害故復述其要畧焉夫昔之糧不言均由國初肇造生齒未甚繁田野未盡墾種水稻稱田種旱陸稱地又以籍沒并宋遺公承敬堂稿

卷之十三

七

田爲官蓋時當倥偬民未困厄故不以均爲急也今無地不加耕闢無耕不爲水田無田不同收穫而貧富貿易之際富利糧之輕多價以却其糧貧利價之厚認糧以昂其價由是貧日益困訟日益繁糧日益虛而弊日益滋矣催科艱於完辦刑獄積於案牘有司窘於聽斷怨戾之氣上干天和以致盜賊莫禁水旱非常則均之不可但已也明矣苟及今而均之貧民甦矣爭訟息矣刑獄清矣有司易舉職矣民風可還淳矣天災可消矣盜賊可

弭矣革之豕曰革而當其悔乃亡正謂此也均之利不大乎不均者反是利害較然不俟數數也且以目前計之均之難而阻之易非臺下剛明果斷至持於上有不可者何也甚不便於大族也大族田連阡陌而歲輸輕稅一旦均之田如故而賦益增其情奚堪故甚不便也然以久遠計之又有甚便者彼不察耳大族擅利多矣而糧獨輕衆怨所由積享用過矣而福必損覆敗所由招貧民有存糧告派之訟巨室有得田脫糧之嫌它日庸不免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八

於加派若一均之遂免子孫之憂豈不甚便也或曰國初戶部定額徵而不言均崔恭敏公處徭役而不議均周文襄公督理田賦垂二十餘年而不爲均彼豈昧是哉噫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文襄創金花銀及徵布折米又奏貴戚支祿江南而免解以省民費或處軍衛運糧而寬民力寓均之意亦多矣使在今日見水耕之爲利也同而存糧之害民也切寧不褰裳而救之哉又文襄之金花止及重額官田而民田麥地不與焉恭敏之處徭役

官田倍輕民麥倍重焉其意固有屬也今本府議
均其糧則金花不獨在官田而民麥亦沾其惠矣
徭役照田而官田不獨輕民麥不獨重矣酌量極
爲精當調劑極爲公平鄉里細民莫不舉手加額
歡呼滿野近忽傳言藩司議徵收在邇姑待來年
貧民無知千百爲群哄然謂出鄉士夫意俾上司
與天地覆育之恩而士夫爲百計阻撓之術語云
民雖至愚合之則神甚可畏也然當此時民貧徹
骨旣不能待官司陞轉又不容待衆情涵涵勢又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九

似不可待也昔金華葉待詔一言賑濟不便饑民
羣起而碎其首於洪郡守之前彼以玉堂清秩不
免殺身之禍何者衆怒難犯也伏望臺下特準府
議以掾七邑之困是在一援手間耳且貧民已盡
知去積年之害如脫重負而解倒懸若待來年則
復令如舊輸納是吐其已舖而剥其已服也人情
寧無大不堪而禍變庸可測乎某情關桑梓恐臺
下或未慮及此敢爾嘵嘵乞垂聽納某憑祖父數
世之業父叔二人生某等八兄弟各田不下數百

若以均糧計之兄弟所共加稅爲不少矣但與其不均而復歸貧戶不知追徵之際幾人死挺幾戶破家不若均之其等雖有少損貧民實獲大益矣歐陽公有言天下事豈有利無害但使利多於害則舉行之民自然獲利今之利害灼然如此願臺下曲軫民艱斷然必行至盛德也臨楮諄懇不覺
覲縷

與孔文谷督學論通鑑書

承枉駕秦溪旣荷殊愛又晤侍崇江之濱秉燭宵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十

語飢領玄奧使孤陋之見頓廓如游天階十二披我以清風冷我以瓊漿也分手後復走送右溪丈於茗川三宿劇談不遑寢息蓋遇心朋不覺忘情世外安知勞倦也旣別乃成委頓知衰弱之軀大不逮前矣但數日春風正如冰霜之梅癯然瘦骨而神思頗逸要之有春在也近荷批箋慰甚慰甚論及道心之旨創自虞庭周公禮樂孔子刪述皆發其蘊而後世以度數言語失之確哉斯論也夫人受天之衷惟此一心此心渾然如羲暉炳烺無

所受點但聖得其純人得其雜故不可無精一之
功虞廷非爲聖言爲萬世人心立則耳周孔繼作
以此演之爲禮樂詩書闡揚宗旨範圍矩矱正如
日星中天權衡有定後世能據迹求心則千古之
秘在我矣柰漢訓詁唐詩賦宋詞章惟棼是驚而
於今沿之愈馳愈遠是猶玩花不培其根乃摘置
瓶罌雖復沃之以水而原本旣失恐不崇朝萎敗
矣孰有索花於根者哉得花之本則無花而花在
吾目執道之樞則忘言而道在吾心非振古之豪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十一

若吾丈胡以當此又知將刻溫公通鑑吾猶子昕
得預磨校之列是以千三百年典故俾廣其聞而
先正誠身之學且因以入甚盛惠也是書某未能
得其梗槩竊有窺焉欲就有道一正之溫公受命
開局領編纂之後適新法變亂忠憤所激說者謂
其意不能無所指而言或不能無所激且公以兩
漢屬劉歆三國南北朝屬劉恕唐三百年屬范祖
禹獨五代無所分托旣而有利餐錢之謗急於成
書故五代之際叙述或不雅馴胡致堂嘗言之矣

雖溫公亦自謂失之太詳故晚年作舉要錄亦於五代未就爲不完之書且槩其大體周亡卽係以秦秦亡卽係以漢漢亡卽係以魏唐亡卽係以梁是奪漢太亟與魏太遽晉宋齊梁相接不該分註又大紀武氏之元朱考亭嘗言之矣雖范太史唐鑑議論亦時相左吾丈加意通鑑誠千載一時不審此誤可加追正否五代之踈畧可加參核否尙爲世教計不僅翻錄原文猶爲盛舉意者本文公綱目以正其經探歐陽五代史以參其緯博之諸

承敬堂稿

卷之十三

十三

家指論以集其公庶令舉要未終之卷遂爲完書吾丈固溫公之劉范也使是書脉絡分明枝榦彪列爲天地間全璧豈不快哉若其釋文有史炤本有公休本有廣都費氏本溫公之子康其孫伋各有註釋今太學版獨傳胡三省本三省搜羅放失意誠勤矣但援引或蔓而註釋或煩見於綱目集覽者正誤亦嘗辨之矣不審可略刪潤否夫溫公以誠一勿妄之心加十九年博綜之力聚一時瞻雅之英括十六代興衰之故超詣遠識昭布千載

豈迂愚可臆測顧甕牖之見不欲自封幸賜之指
示焉其生平頗有意 國朝典實但既鮮潛詣又
乏勁筆且搜訪不博掛漏爲虞聞吾丈此舉爲之
躍然俟他日畢工當摳侍堂庀舉故典以式時宜
願相與抵掌一究論之

復邑令田賦書

恭承尊教云季氏訪仲尼告以周公之典至哉言
乎周公之典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臺下加惠毗
黎特訪迂鄙顧某非其人然命既及之又粉榆之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三

邦無異同室敢無以復明問竊謂古今不同時而
周典固在也卽魯越不同壤亦可推其意而通之
也且吾鹽田賦積弊難祛皆由不稽田之實而但
覈冊之數夫冊猶畫餅耳苟不探其原愈稽愈弊
無惑也若能稽之田而盡得其實則虛田虛糧自
消而有田無糧立見執事所謂利源不塞源在此
也昔周公建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
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
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今之縣或百里或倍而

蕝之如吾鹽百六十餘里卽司馬法之遺也但周時區之爲井受爲世業不得貿易所以整齊而不亂指掌而如觀後世田非口分人得兼併於是不得不括之冊矣冊籍愈多則計愈紛而弊愈出我朝開國之初委任尚書開濟設立十甲以括戶

太祖又督監生等沿坵履畝以區別田地其後周文襄公造爲魚鱗圖冊以備稽考一代田賦誠無遺算但積久胥史啟奸惡其籍之害已也而去之田則因以眩亂變重爲輕化有爲無噫今之時而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十四

欲據冊覈田譬之猶洋海波濤翻覆層疊莫可把握矣爲今之計有周公遺意可訪然亦甚難矣請効愚衷吾鹽之田或千畝爲一坵上之而萬下之而百未嘗不有水周環之若將各坵編成字號卽着本坵畫圖填號計此坵該田若干段某段係某都某人田共幾畝零限日送縣類造成冊臺下時乘輕舸到鄉任意取一坵覆覈之其段數同畝數同如是者爲信信則有賞其或不同卽大同而間有不同如是者爲奸奸則有罰且量其不同之多

寡大小而輕重布之無赦卽令公同各自改正則
執事不煩絲毫力鄉民無丈量之擾而田數犁然
無毫分伏匿矣然後將冊中有田人戶立簿總計
填寫則田多田寡瞭然在目無容逃矣田數既定
不惟虛田盡革而虛糧亦明夫然後據以造冊雖
不爲井而得井之意是亦周公之典也至於僉立
里甲尤爲緊要僉之當則十年蒙利萬口稱便否
則弊百出而謗蜩興何也法不公則害潛萌而民
作慝也敢再効一言以俟採擇吾鹽摠計爲里百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五

六十而不能無所通融其間通融謂何從來虧折
之里則省二爲一名曰併里殷富之里則增一爲
二名曰升里請究其源蓋由僉審之時長里非人
惟希蠶食甲戶甲戶不勝其苦百計營脫或賣田
房或徙他邑或投托勢力求一生於萬死之中其
情甚不得已也人戶旣散該甲蕭然遂爲患里苟
欲撥殷實之戶以填之彼皆聞風知懼白刃可蹈
而患里必避所謂畫地爲獄議不入者也無已其
效狙公之智乎如坍塌畝分爲之併里其殷實之

區爲之升里旣不强人以不欲又不廢經而行權
朝四暮三同爲養狙伸此縮彼同期足里高明以
爲何若願師虞而獨斷之至於僉審之際尤當究
心宜默訪田產相應人丁成壯諳練素閑者克之
母縱狡滑夤緣之計母狗里老扶同之言臨期拘
集人衆於公署出片紙令各寫所當克之人公則
獎與私則懲治務令與默訪者協庶幾合邑皆成
戩里而周典著於當年執事且聲施不朽矣區區
臆見共惟裁擇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十六

與王中丞思質

臺下受鉞臨戎撫寧疆寓動無不宜而地方危急
之形有不及目睹者則芻蕘可以佐緩急備規畫
也竊見吾海塩一城孤峙海壖屢經倭患所恃將
與兵耳今領兵羅知縣於五月晦冒夜兼程奉命
會兵勦賊而城民孤危欲倚爲重攀阻不令出城
羅不得已留兵防守獨率五十餘兵赴石墩而會
兵不至挺身格鬪兵寡不能禦賊遂夜竊漁船逸
去六月初二羅歸塩城力乏病作嘔血數升又發

瘡於頸醫云對口瘡也軍民徬徨適三日張都
司至帶有坑兵三百雖憂羅病猶幸張來孤城餒
氣頓回殘民驚魄少定羅欲帶病治兵而發熱增
劇張都司復奉臺下憲令調之乍浦所隨坑兵又
調之平湖民心驚懼奔告於某某於初七日詣羅
相候勸其調理羅泣下曰感都臺知遇之恩欲以
身報荷地方歸仰之切敢以疾辭然而病日益重
城居之民始歸而居業者今復逃矣城守之軍始
感而思奮者今復懈矣民之搬移而去爭先出城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十七

流離之狀不見可想哀哭之聲不聞可知愚竊念
之事有急緩勢有先後平湖離海數十里且多湖
蕩間隔海塩城圍卽海更無藩籬障蔽其勢可推
矣故平湖自來無犯而海塩兩月之間五罹賊鋒
卽今青山一帶飛報賊船停泊行動嘗近百艘而
賊中有逃回小廝傳言將攻海塩城取海寧衛火
器甚駭觀聽且盛夏風多東南賊乘潮而來一瞬
可到而羅病未易痊此居民所以驚奔而某等不
能不心動輒敢仰祈高明之聽也且海塩爲嘉湖

兩府門戶屢被殘破語曰敗兵之氣沒世不復雖有居民衛卒安足藉哉伏願取回張都司仍任塩城督礪指揮李元律等同心整伍以爲倣急之備其乍浦則新任把摠方泰令其招撫料理庶爲兩全且羅知縣兵僅七百張都司兵三百不過千人耳海寧衛軍士壯者撥運未回餘可千名皆分撥大步門等一十餘處瞭望防守孤城單弱正企添兵豈堪復扯而他往哉在臺下必謂羅知縣勇略自足宣揚威武豈料其病耶以海寇百艘之衆欲禦以千人之兵以妖氛猖獗之徒而恃以疾作之將此萬口之所嗷嗷而迂愚之甚惕若者也若待事窮勢迫卽呼號亦已後時正惟此轉弱爲強之幾所當深慮而却顧臺下憂深海圍暢達兵機當有全算越於尋常者但所圖之計寔廣先事之慮難周而某目擊艱虞思佐神畫不敢不披心吐露幸鑒其倉皇繁喋之情矜原其罪荷甚荷甚

復李原埜按察

鄙人罪廢驅犢秉耒躬耕海瀕未嘗得樞侍左右

聆警咳乃荷高明俯矚不遺葑菲之采以浙巡視之沿革顛末及今應否再設使陳一得之愚仰見臺下重念地方之盛心也草莽何知敢干朝議乎顧臺下包括今古胸羅武庫猶不恤借聽於龔安敢不據所聞以復夫浙之巡視昔無定員也因事取 旨勅差則屢有之永樂中尚書某公給事中馬公同巡兩浙南畿在宣德則有尚書黃公整理浙軍政又通政趙居任巡視浙水利築隄防海在景泰則尚書孫公鎮守在天順成化則侍郎彭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公經理浙塩法正德中差都御史許公防寧藩之變始有巡視之名近來都御史黃公整理塩政皆事完復 命卽止不差此粗舉大畧也嘉靖八年給事中夏公查浙屢有海倣殺武弁戕黎昨建議特設巡撫文臣已有 旨令會推才望而其時大學士張公忝浙無藩封勲戚摠兵重鎮而所設職司總理機宜已足拊循乃申議回天止改方伯胡公憲職巡視旋復停止是浙仍無巡撫也至二十五年浙巡按舉奏復設適夏公在閣契其前疏遂

以朱公巡撫浙江兼管福建則改巡視爲撫矣此浙沿革撫臣之顛末也其在方今事宜廟堂自有成畫當途宜有定議非鄙人所能臆測然攷弘治間給事中王欽䟽請照職掌原設官額都察院左右暨副僉都御史共該八員協同管理於時吏部尚書王公右都御史白公覆奏祖宗額制雖八員今右都昂右副瑄左僉介三人理院已無廢事不必照額添除若必備數則當事之際議論紛紜政不歸一科議遂寢仰見朝廷建官惟求合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一

十一

官不必執一夫職掌乃聖祖所定內臺爲風紀所先尚不備額況浙原無巡視之設乎雖暫設而無相沿乎又職掌所不載乎今上之初雖納諫臣之請而間采輿論旋復報罷且朱公之撫浙也因科道交論仍改巡視聖衷從善如轉圜若此故以愚見揣之浙無藩封難制之變無胡虜難禦之勢無武臣難控之權似未得一例他省也若倭寇海氛固時有之而考之國初以及熙洽其來寇也倏忽若風雨旣非深根之患其所事者不出於

擄掠且有衛所之禦恐醜雞之覆不煩函牛之鼎
也臺下以爲何如今欲全安南服使海不揚波則
有臺下樽俎折衝以舒 聖朝南顧之憂者在汪
鄙安與知焉聊以稱明德塞來問云爾

與撫按兩臺論防禦書

兩浙當創殘潰裂之餘民不聊生伏幸天憫元元
惠我臺下斧鉞來巡風霜振肅輜車所至莫不奮
德威而消稔沛澍澍雨以甦眈某等得晏寢田廬沾
被洪貺甚感甚仰第念敵邑四月五月連遭海孽

承啟堂稿

卷之十二

三

煨燼鋒鏑之餘野莽蕭條人情慘阻雖臺下整旅
廓氛暫若解禍然而來無所遏去無所阻空舫而
來滿載而去戎且生心其乘長風連巨舸翩然而
復來亦何日之有所有鄙見仰竇明聽幸賜裁擇
竊惟國家承平日久軍衛蕩然在平時旣不能振
恤以收其心在臨事亦不能倡率以作其氣遂至
行伍曳兵委將於敵將領鼠首貽禍於民譬猶決
河崩潰四出莫可底止然則賊之猖獗豈盡賊能
哉夫有所縱之也夫賊旣可縱之而使猖亦可禦

之而使戢是在一大創之耳且吾塩自正統間倭
夷登岸焚掠當時奏設藩參一員領勅任札塩城
專理海防自劉瑾革去而經理遂泯故青浦一帶
舊用木椿四層分布水底以碍舟入今皆耗盡矣
賊是以得自青浦由了义塘以抵龍王塘夫既不
能設椿以梗其入則又安能漫然而絕之不入然
則賊之屢犯豈賊之罪哉未有所制之也故論今
日事宜有全浙之計有一方之計所以計全浙者
臺下明照萬里制勝掌中其固不敢越俎抵掌也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三

至於一方之計在吾塩則言吾塩雖不過老生常
談而於多事之秋容或有補謹條爲五端 一曰
振武職夫瀕海地方安危之計係於把總把總得
人則衛所武弁以及軍伍皆屬訓齊鼓舞而賊至
能禦且如昔年台州衛張鈇爲摠甚有振揚今之
箭牌火器與軍士敢勇向前皆其餘習也得此人
而復之上也不然博選純袴之儔或拔伍符之內
必試其閑武藝蘊韜鈴有膽量且善倡率者爲之
庶有展乎否卽以見在羅知縣暫攝焉使得盡統

主客兵至衛所等官不妨均聽約束無得阻撓是亦一時保障也或曰以文攝武非體也嘗觀于肅愍公謂文武總一道兵貴得人故以知州攝御史巡邊以御史攝錦衣行軍事定還職況今都司缺員亦或以按察視篆者乎 二曰習兵法夫兵非一道也有正有奇而又有伏三資者備勝乃可必今之行師踴躍而前無他奇道洶洶而退更鮮球援是敗徵也必也效古兵法如率然之擊首尾應如猛獸之欲噬先伏然後賊知所畏是豈朝夕之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三

故哉訓練先焉耳吾盍自來兵聚一城但托守城反爲賊制彼得以游兵四劫惟羅尹身寓教場散軍海岬察形勢而預埋伏求要害以設坑塹卽其所爲動合機宜是不惟可任而又當俾之肄習三軍可也 三曰嚴部伍夫戰陣必有紀律非漫然旅進故名曰行伍伍者五人爲伍也五人之中一爲先鋒次者左右翌又次者副翌是五人耳目心志翕然脗合猶一身也五之二十五爲一隊隊有隊帥是二十五者攻殺擊刺更番迭出如一家也

每隊之中旆熾足以相觀呼聲足以相應自隊一而十而百截然整肅不可淆亂此之謂行伍以是動衆行師故敵不可犯也今聚千百爲一群曾無紀律之節一人被殺餘卽駭然奔潰或相枕籍而死是不教而棄之也是以其卒與敵也有兵與無兵同今宜擇知兵諳曉陣法者舉以爲帥使各相明習且付以賞罰之柄限以曉暢之期則人心樂從而師出以律矣 四曰設鄉兵夫賊之敢深入如蹈無人之境者以鄉民素不知兵也然鄉人各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三

有保家之心豈願束手焚劫特無倡之者耳謂宜因勢利導使各置利器仍令無籍名於官以釋其懼心在平時水鄉濱以輕舟陸地示以隊伍有倣居陸者誘之以誤其路乘舟者佐之以擊其逃如能併力遏截僂馘賊級者賞如例則處處藏險人人敢戰賊將有逡巡不敢前者卽村落不畏賊官司亦不憂馳突矣近聞各鄉頗有聚衆與之格鬪賊輒披靡亦足以知鄉兵之當練矣 五曰整海椿夫塩城東望彌天皆海雖罄鄧林之材不足以

截巨濤然而非然也近吾塩之海東去數十里卽沙泥淤土高低爲梗不可行舟惟青浦一帶稍深出入所必由也賊旣必由於此吾亦可設防於此宜行海道官督同居民踏勘的實勿畏難而朦朧以阻勿懼費而循習以輟必也訪先年之已成察當由之故蹟不憚蹈險爲之則賊舟焉能深入而塩城可保無虞或曰賊今者稍用平底漁舟不畏淺沙是又不然溟濤萬疊風浪拍天豈平底舟可嘗試者固知或人之孟浪也果能拒之於方來較承敬堂稿

卷之十三

三五

登陸殺傷其功不倍蓰乎夫是五者初無奇計謬巧也按古法審時宜酌地利爲一方支吾目睫耳臺下居高聽卑所集思者多明炳幾先所設施者遠掀天揭地彪古炳今得無誚某等爲遼東豕乎然而禍迫身家不能緘口伏希亮察

與 可齊按察

車幪臨浙百度肅然海上士民翕然欽仰有不令而威之風非遠猷實政何以潛孚如此但浙中近年島夷爲祟患切剥膚民之休戚國之綱維在臺

下掌握措注中得其宜則往無及而來可安倘無定畫則禍日深而民益困敢因明問略陳梗槩焉勝國都燕藉海以運倭奴利於劫運剽掠最繁史可攷証也 國初都金陵又開會通河遂罷海運倭無所於劫乃改計求貢非以輸誠利在市賈耳然洪武中屢貢屢叛陰狡陽順觀其助胡惟庸不軌可知矣故戍其僧絕其貢至永樂初復許通貢以招徠之又有市舶以容蓄之彼亦貢使不絕然永樂中亦嘗海運以給遼東則又受其劫掠可見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二十六

倭之貢非誠而惟市是急也百餘年來海波不揚固措置得宜亦倭遂所欲耳嘉靖某年倭人宗設與宋素卿兩道爭貢一時並至市舶之規貢使至必右先而左後宴坐與賜勞閱貨皆爾其時素卿實係寧波人逃爲彼用通賄巧營雖後宗設至而諸事反先因致讐殺舶奄又黨素卿爲其向導讐怨益深 朝廷知奄首尾致禍遂革之非除市舶除奄官也有司不察因絕倭奴於是士民以互市獲利者快望倭夷假貢獻通商者失愾乃競起跋

扈之心爲沿海患此所以巡視中丞設而法禁益嚴商舶遂不復議也不知生民之禍益深矣今欲加之調停使上不失 朝廷之威下不媒沿海之患永令華夷寧謐則宜計復市舶貿易去害就利特執事一幹旋運用聞耳迂鄙何知聊述見聞如此伏冀鑒裁

與潘笠江守道

敝邑之受賊荼毒也荷門下旌麾臨邑孤城賴以不岵更若增而高矣但流離未返毀傷無望而賊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三

書

之窺覲益甚其飛揚颺集於煙濤浩渺之中有不可臆測者賴羅知縣帶坑兵來膽勇異他將其設伏隅曲掘塹衝途種種合兵法況能於死殫卽招人瘞藏農夫則撫令復業一時人心因之感動稍有固志願門下達撫按俾權領把總事使總攝主客之軍保障疆圉甚所望也夫以海塩三面拒海孤懸若島嶼然而所係實重此城完則嘉湖之藩籬不撤而蘇杭皆高枕矣不然是以襟要委賊也且邑城南控澈浦賊不攻而自入北臨乍浦賊方

至而不守二浦城實益之脣齒脣齒既失斷齧悉
露非得羅尹其人安能假息一旦乎寄之得人門
下亦寬東顧之憂而十萬生聚皆出門下保抱携
持中矣今也邑令尚缺當此瘡痍之日可無拊御
之人或乞轉達撫按卽奏羅尹尹吾益庶殘破之
邑有所倚賴而狡夷倏忽亦可折衝一舉而兩得
也門下肯力任之真如死骨而再肉槁木而復春
矣更有切要并附上聞賊之由大洋而來必從青
浦入以繼泊龍王塘聞之鍾西臯翁云成化中楊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天

甯守巡二公經理海防此地俱用木椿暗釘水中
凡四層故海船不能驟入乞望檄下查詢舊跡復
置木椿此一要也鄉民各欲顧家儘可驅賊倘蒙
設法鼓勸因其保家之心俾各置利器鳩力黨遏
或乘便截殺如得真級一體加賞則處處爲守人
人皆兵塩之敵愾自壯此二要也惟門下不遺芻
蕘速采實用則救焚拯溺乃某仰望於仁人甚切
者耳

復謝分巡

承俯問安吉事嘉湖壤隔非由目覩而某又僻處海墘安能得其要領以佐臺下擘畫哉竊聞之途人云安吉鄉民團聚攻圍大姓劫其庄居之物若事止若此則斷之可兩言決耳大姓不宜橫於平日以犯衆怒鄉民不宜逞於一旦以干憲法惟其橫於前則鄉民今日之罪似可未減惟其逞於今則大姓前日之罪亦難深究故凡田產子女有契書中証者弗論若狐疑不明者給還此待大姓者也團聚攻圍雖不係城郭然奸不可長風不可開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三九

必須諭令爲首者到官論罪餘乃從輕此待鄉民者也某嘗考景泰時蘇州沿海民困荒饑大戶閉粟不發始而乞貸中而強取卒乃搶掠放火焚居守土聞之朝敕中丞王文到蘇勘處王公不能善處槩抵爲反鍛成大獄幸賴廷尉薛敬軒公論掇始得稍緩而王亦竟被禍於復辟之初夫蘇州因饑荒民則不爲強橫而大戶固無罪安吉爲強橫以其不緣饑荒則鄉民固可罪然亦可憐旣蒙問及不敢不盡其愚須臺下親臨其處徧詢情實

然後大出曉諭以定兩造之罪庶乎上下情通彼此意釋一舉而撫今善後咸宜矣若某之見猶出風聞不敢遽以爲然也何也事之關係匪細懸臆恐違其宜惟臺下詳核以洞燭之開誠以感動之自有至當不易之善筭也若一切付之下僚據之偏說恐屬漫爲或釀後患幸高明鑒裁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三十一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書

與趙左山郡伯

臺下仁沛春陽威行秋肅聲教所被閭里向風某
欽仰有加而罪廢編民不宜入謁邦伯之庭乃分
也祇懷傾渴而已近聞建議均糧實蘇久困昨晤
盧抑齋諸當道相與言及云候臺下議定當共展
施然此利均萬井謀諍百世非但一時一家沾被
而已惟巨室多產稍稱不便而仁政首加枯槁岐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一
下先及熒民使此法得行則賦無甚重亦無甚輕
理協均齊道媿絜矩嘗與敝邑魏令君相商但得
官民麥三等之田合爲一則庶奸狡不得改重作
輕借此那彼乃爲易簡經常之道不然去弊未盡
仁人有遺軫焉輒草一議以當忠告乞賜覽正盖
民情難於慮始築舍貽譏道旁惟臺下斷然行之
不以一時紛呶之說爲念使貧困免剥膚椎髓之
虞富裔亦無產去糧存之患胥吏不得舞文官府
易於洞究則吾郡邑之厚幸也我 孝皇嘗令應

天屬縣減官田之耗勸民田畝出二升以補之卽
今日均糧之意也某竊仰歎 孝皇至德之聖於
民增賦不强以令而但示以勸使人讀之感欲泣
下故深仁厚澤浹於人心真聖明堯舜之君也未
緣瞻對覩縷多喋幸弗臯

與劉塘巖郡伯

恭惟臺下因海上多倣晝夜區畫彼此策應疲精
役神不恤勤瘁誠賢勞矣但旣往殘傷敝邑罹之
已無可論卽今所望振作飭新以圖未然之防又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二

不能無冀於臺下敢因執事之留情諄切而願有
陳焉雖無超然之遠見然以鄉人諳鄉事頗得其
情敢條列上干幸賜裁察 一曰振武備沿海之
境北自乍浦南抵澈浦三城鼎峙切邇海壖雖衛
所分設而法久備弛所恃統攝之者在將也故安
危係之把總昔台州衛指揮張鈇任把總韜略頗
諳足以濟用今或本衛各職選補或戎伍英材拔
置無有不可然張鈇其尤也此外見有羅知縣甚
多膽氣可備干城昨湯總兵收兵入城賊來反被

圍困不能制賊蓋兵聚於內平時鮮探瞭之嚴臨敵無展布之地獨羅令自營教塲分軍設伏於外又於衝要掘坑塹藏險於夷甚合機要若令權攝把總兼統主客兵必能使素閑教習如心後形如臂運指伸縮歸一禦賊可冀收功 二曰復海椿考之正統七年倭賊登海塩岸肆爲焚劫彼時胡侍郎奏設藩參駐海塩專事防海遂於青浦一帶至龍王塘用椿木四層暗布水中船不能入自劉瑾革藩參而此法不繼賊窺踈虞遂能入寇若不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三

一爲整葺海賊出沒無息肩之期宜稍訪舊跡不憚煩費復設此椿可令賊杜窺覘 三曰設鄉兵賊之不避村落敢於深入以民素不知兵也然保家之心人人有之豈鄉民獨不然若素能鼓舞自足禦賊但得官府不加拘束免他日點調之懼彼必樂從宜聽民自置械噐倘賊到村落彼此糾合併心協應能得真正倭級一體加賞當相勸趨矣盖因其欲保家而利導之甚易也但恐衆聚因而爲非須官爲禁約止許各保身家於寇至之日不

得越境生事如此自無意外之虞 四曰招流携
近來民多被僇房室焚燬草莽蕭條且奸人浮言
謂賊將洗蕩愚民輕信故沿海一帶無家不逃當
此農月虧損穡事必多稅糧無出且又民虧食用
易至相聚爲盜將來之患尤可寒心謂宜速加撫
諭招徠軫恤使復農業旣免鴻雁之歌亦杜虧稅
之慮仍振勵戎伍往來防守使耕者安心庶得海
濱殷實 五曰弭盜賊烏寇迭侵鄉民驚散嗜利

無賴之徒乘機作竊或詐爲海賊或佯爲探訪伺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四

便而動四散爲害不可蹤跡今寇氛略定必得臺
下嚴爲禁諭且不時申戒而曉示之有捕得者痛
懲仍俾各鄉里甲人等俱得緝訪呈首則耳目旣
多人心知畏雖有奸宄亦漸改喏不致閭里竄逆
一空良民可冀完聚夫是五者或當請之撫按或
臺下卽隨宜施行在一加之意耳夫民當此厄運
幸得我仁侯豈非更生之會哉某非不知臺下慮
切民憂如痼瘵在身其所喟維寧不周密而臺下
集思廣益之心尤爲惓惓故敢不自緘默以吐其

愚少佐末議濟時艱耳惟賜亮裁桑梓幸甚

再復劉塘巖

某廢樵無知昨以枌榆切心率爾裁候竝以末議
正媿唐突荷蒙箋示疊疊深感垂亮夫以郡伯之
尊而與廢樵相應答如響益仰軫念民瘼之心甚
切也感佩感佩張缺舊任把總頗有經略昨蒙筮
江公垂顧以是懇之後筮江報云張委重在台此
不可復得也今臺下云張來是臺下力也又諭欲
得羅尹補二守而撫院欲俟其有功兩皆卓見某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五

敢舉一事上塵或可援爲例者景泰間廣西欽廉
等地皆爲盜區時巡撫葉文莊公舉用三人縣丞
陶魯陞新會訓導林彥章陞靈山巡檢孔聞韶陞
陽山皆知縣此三人初未有功而奏報得請者也
然則先賞而圖功可也且羅本知縣而海塩缺尹
若奏補海塩甚易似又可寬臺下東顧憂矣其後
文莊公復奏三人魯陞廉州彥章高州聞韶雷州
皆同知今俟羅尹報績再晉貳守以廣臺下之愛
於七邑又易也後韓公雍繼文莊爲巡撫益用三

人林與孔皆臬副陶至方伯又獨得襲蔭錦衣某
昔奉使廣右訪葉韓諸公遺績時有百戶能言其
事謂陶公勦賊屢效蓋廣右無地無賊而陶以遊
兵出入於深山叢箐之中既熟識險阻且探采賊
情其在平時已預籌用兵機略矣又與督府預約
凡有賊發不待報會卽率兵進勦所勦必真正賊
黨它無旁及焉雖東西鄰近不分毫擾且各備餼
糧不取給地方故廣中戴如父母畏如雷霆如我
浙西得若人統兵往來於寧塩並海之間凡哨探
承啟堂稿

海賊所至卽設伏以待其來出奇以邀其歸首尾
衝擊如劉江爲櫻桃園之捷倭奴喪膽吾浙可幾
寧靜是卽今之陶魯也傳曰無制之兵有能之將
不可以敗故可驅市人而戰況以能將用練兵卽
折衝天下可耳何憚島夷臺下爲地方計宜者贊
畫當道一亩之耳若鄉兵之設委爲有備無患吾
鄉昨得賊退亦略示其機矣倡率而鼓舞使之不
倦在今閒暇正可料理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
人吾郡有臺下強踰十萬矣某廢人何與知事承

垂念殷殷操牘陳謝不覺縷縷若鄉兵果練則族
之子弟不敢不令奉約束惟謹也

復董翠山臬憲

承奉拳下究日南事略某生東海下邑去日南幾
千里其敢自謂知日南顛末哉但考之史牒有一
二聞見恐未的確輒冒陳之翠山覽而正之安南
之名始見新唐書曰唐分嶺爲東西道西道置安
南都護是也其封安南王則始見宋史孝宗隆興
二年李天祚遣貢乃封爲安南王是也然則安南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七

在唐之先何名也曰南交曰交趾周曰越裳秦曰
象郡漢曰九真曰日南曰交州王封自宋始則先
何稱也周爲越裳氏漢爲南越尉東漢交州刺史
唐東西道節度使又有招討使又有都護宋初亦
節度使其王安南者若何人乎漢則趙陀武帝時
趙建德建武有女子徵側唐有蠻帥段酋遷五代
有楊藝藝墓於公羨羨墓於吳權權墓於丁部領
領子璉宋初拜節度使璉死弟璿繼爲大校黎桓
所墓桓後爲李公蘊所墓公蘊子天祚卽宋封以

王爵者也八傳無嗣遂傳女昭聖昭聖讓位於夫
陳日昷繼有光昷有烜有燁有煇有燿有焯皆降
於元及我明開運日燿首獻賓於廷聖祖嘉
之仍封安南王後爲黎季犛所篡季犛詭姓名爲
胡一元子蒼爲胡奩矯稱陳氏嗣絕奩其甥請立
爲嗣天朝不逆詐封以爲後及陳氏子添平浮
海來愬於京季犛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朝廷遣
使送之歸及入境伏兵襲添平并殺我使文皇

震怒興師六年克之其冬復叛又興師至八年再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八

克繼又叛至十一年乃定郡邑其地此安南歷世
傳繼之大略也爲府十有六州三十二縣百八十
六戶三百十二萬五百此安南郡邑戶口之大略
也嘗閱元史歐陽玄所撰安南附錄云交州愛州
人侗儻有謀驩州演州人淳秀好學又呂太史詩
云耕田稻兩收織繒蠶四熟此安南人情物產之
大略也若歷代征討之難易運餉之水陸已嘗面
論不復具云然自秦漢來哲士恒諫止進討如淮
南王安李固等書班班在史可覆核也夫博雅如

翠山其於茲事照見千古洞然指掌而又問及淺陋真不自滿之心其奉命縷陳據臆必多訛謬願翠山爲我發之

奉甘泉翁求正樂律書

睽違函丈已十年餘矣溪山阻隔而某變故頻仍不能裹糧踵戶外之履又寄札浮沈十罕五到今歲夏五得賜到樂書等帙連日捧誦如侍面語欣感何如竊謂古樂雖亡而樂在天地間者未嘗亡存乎其人焉耳今見所撰樂經推本於維皇建極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九

協和上下列十二律於十二月原天地之至和以和人聲破紛紜無本之論廢相傳支離之說卓哉希世之業誠大快也某數年來竊嘗究心敢有問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還之義恐是自宮聲歷商角徵羽還復爲宮猶之仲冬十一月天地來復律爲黃鍾以和宮聲至明年十月還復爲宮聲而十一月也鄭註謂更相爲宮孔疏謂十二律皆爲宮竊或未然蓋宮君象也故禮曰宮爲君若十一律皆可爲宮則臣民事物皆可爲君

十二月以往十月以上皆可爲十一月夫樂所以宣天叙暢人倫故禮以禮對樂周茂叔曰禮先樂後不宜樂自相紊曷以和順於道德哉漢志言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後者同心一體之義也夫黃鍾不爲他律後而謂更相爲宮乎又按黃鍾之管九寸大呂八寸零歷至無射四寸八分零應鍾四寸六分零是管之分寸無過黃鍾黃鍾之數包括餘律見君尊無所不統也使如孔疏所云以五寸之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十一

夷則爲宮却上生九寸之黃鍾爲角以至夾鍾爲宮上生黃鍾爲羽無射爲宮上生黃鍾爲商仲呂爲宮上生黃鍾爲徵是聲之短而清者反生乎長而濁者不曰子踰其母乎故朱子疑其臣陵君之象又安在黃鍾不受後哉某竊疑更相爲宮未然也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人有五聲五行五方之氣流播於十二月故作樂者準十二月製十二律蓋用天地自然之和以節宣人聲故書曰律和聲聲和然後施之八音以川之郊廟用之朝廷及乎天

下斯能格神人而宇宙藹然大和也然律必隔八相生者天地鼓之以八風而相生於隔八使從律不奸也必三分損益者歲中每三月爲季而損益以三分使隨時從律也是故和聲之律生之以八損益之以三然後樂作而陰陽四時之氣無不該備蓋以其上生下生也故嘗謂作樂當主五聲而秦漢以來沾沾於十二律之間如準其更相爲宮之說則夷則夾鍾等四律爲宮管反短而清而黃鍾之爲角羽商徵反高而濁乃截其聲之半以爲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十一

四清聲委曲以調停之於是五聲亦增變宮變徵不知天之五行可增變土變火乎蓋不究五聲之本原有自然條理而強於律之難通變處爲零星補綴也今觀吾師樂經於黃鍾曰以協宮聲於餘律曰以協五聲於十二律總之曰以宣厥氣以降天神此語明白洞達雖聖復作不能易矣或曰不用更相爲宮則聲爲五聲律用五律足矣何以變化無窮一變九變哉考之月令曰春三月其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獨不言宮猶五行不言土

土寄旺四時無不統於土也宮不屬四時宮爲君象無不統於宮也故作樂於朝廷始於宮若應春之時始於角應夏始於徵秋冬亦然正猶景公晏子君臣相悅止於爲民爲事則徵招角招作焉以此推之五聲皆可爲始而無不該於宮臆說如此眞如窺甕而測天操筵以撞鍾不知亦得一斑否辱吾師惠教不敢不吐以就正望不恤裁示啟迪焉幸甚幸甚

復許杞山論邊事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十三

蒙教王翁云云江湖間有此憂國之老扼腕時事則誠賢矣鄙人也愚見聞淺陋何能措一辭但揆之事體有未盡然者請略舉其緒言之可乎國初邊政蓋三變矣太祖守在各藩九邊星列藩邸每歲二藩更迭巡邊故藩兵重靖難後成祖更其制守在邊將故總兵而下各分土寓屯且蓄家丁禦敵每以致勝及景泰二年大同陝西奏將官後軍太多因而盡革邊將家丁屯田禦虜之備散其田歸軍屯而守乃在朝廷矣此邊事之始壞

也然景泰以來塩商尚中引於邊耕田儲糧故邊糧不匱猶未大患及正德中勢家復壞塩法腹裏餘塩之奉行於戴金而邊糧日急矣則以廢屯之故也夫屯政亦三變矣永樂中屯在官景泰則屯在商正德屯在軍而屯於是乎廢此邊事之極壞也廢屯則邊無糧無糧曷以養軍鼂錯有言人情一日不食則饑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而况欲驅之戰乎故軍而無食軍皆敵也何特虜哉頃來軍士戕王帥狡虜犯邊陲如張文錦李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十三

埜駢首被戮火篩小王子揮戈深入奚足恠也易曰窮則變傳曰琴瑟之敝也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然後可調然此皆大略也自治者也其間枝分節解未易殫言若所以禦敵則又有不能言者漢宣帝時西羌先零叛召克國問破羌之計對曰兵難踰度願至金城圖方略夫克國年八十餘經數百戰尚不輒言今書生坐籌邊塞千里之事何也往年見兵部抄出朝臣建議凡四五十奏頒天下使軍民閱實盡言其嘗徧觀其中大抵多策學紙上

陳語無有切中事情可實施行者孔子聖人其與
行三軍也曰懼事而好謀夫宣聖豈不能神明變
化制勝掌握而必爲是慄慄則兵蓋難言也況以
迂儒而億度空言乎王翁又云已巳土木之變無
眞將而敗恐亦未然當時駐兵土木孫鏜楊洪輩
皆在厥後陳軍德勝門外過也先七日之圍使之
宵遁者鏜也洪在大同宣府一時著安攘績空同
集備言之然則土木非無眞將也失人心也

英皇幸王振家六軍暴露數日不得食而其至土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十四

木驛也振一菴宦能停

天子之行以援其輜重

此人心所以大憤而潰也又謂于少保得眞將亦
悞也少保所用卽舊將其勝也乃得人心所致也
少保聞變卽揆國大計扶掖 郕王監國歷數王

振之惡和之者給事中王竑程某得

旨振家百

口皆磔於市手擊殺奸黨馬順於廷又尸內臣助

惡者二人於東長安街人心所以大悅而惟少保

是聽雖冢宰王直猶拜少保於左閣門曰今日老

夫百輩何益國事觀此則勝負在措置得宜耳故

不憂將之不真憂司國是者不真也能得真國是
造化之機在握愚可使詐可使強梁可使故石亨
遇少保則爲能臣少保害而亨叛矣雖王振當

英皇初未能肆然跋扈何者三楊當國而 太后
至於上也然則得真將不如得真相得真相不如
得人心然人心恒係於 廟堂之措置則真相要
矣夫何患於變之生况犬羊之戎直折篳笞之耳
伏承尊命略述大都幸賜裁正

復鄭淡泉光祿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十五

新正得教札甚感遠念所諭海防公私勞費誠如
西臯公之言執事謂築城練兵乃治病非保身誠
然誠然又謂防海之道首招諭次擒馘終以立市
舶經濟遠見自與俗調不同陳西軒都憲疏市舶
十利尚未及見但廣東先年胡臬副獻臣者司海
道偶誤聽佛郎機國同諸夷入貢佛郎機乘隙爲
亂遂廢市舶都御史林公富䟽復市舶今聞廣東
市舶雖設與往時略有損益蓋權歸巡按守巡擇
有司賢能者驗貨發市而市舶之權散乃防其獨

任生弊也竊稽市舶宋獨受其患元利害俱不甚
我朝有利無害何也宋綱紀不振司國者慮市
舶官不能制馭各夷議使外國各推強幹有才者
奏名中朝使領市舶主本國之事又設提舉司監
之後司舶者與國人表裏爲奸受其劫制故害大
於利也元時設海運夷不利入市而利劫海元甚
患之遣范文虎統兵十萬征焉然沿海一帶兵衛
甚設雖相交易而不受其患我明廢錢塘上海

兩市舶併歸寧波廢提舉司市舶得專其權然永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十六

樂以來內運裏河海無可劫倭乃一意稱貢以爲
貨市計丘瓊臺嘗謂宣德以後沿海少寇擾正指
此也是有利無害也往年李憲副枉問曾有書答
之其中有復祖宗之舊三事他日或可塵覽若
今之市舶宜復矣要在識彼此之情而善爲之處
何謂彼此之情寧波設市舶郡人頗畏每欲廢之
蓋倭假市稱貢千百爲徒供應送迎之煩寧人獨
當况貨皆官抽官賣利不歸下有費無利其心實
怨此楊文懿致書張郎中欲絕其來貢以安地方

而兵科亦緣以奏 闕下者也况市舶一復或遣
內臣必且爲寧人之擾所謂識此之情欲廢而不
復者也若夷人如倭其國有海西等道專倚貿易
爲業國初屢遣倭僧來貢後與胡惟庸結搆媒亂
高皇遷其僧陝蜀番寺居住仍著之 祖訓絕之
至革除年復許十年一貢永樂初則又遣使招徠
之故倭或三年或五年貢期無限彼非慕化來王
也假貢名爲市利耳市舶一立正適彼願庶可永
銷禍亂之萌所謂識彼之情欲復而不廢者也夫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七七

此不欲遺地方之害遂欲廢市舶彼意在交易其
貨則欲藉市舶此虞害而不顧利彼牟利而不知
害均非通論不可偏徇也以 朝廷兼覆之仁因
彼此之願而酌利害之宜必有調停斟酌於其間
竊謂如 祖訓止其貢免累寧人或亮許十年之
例而禁其煩瀆又如永樂許其市以免海患而嚴
設禁防使奸不得逞是或一策也執事高明之見
當有成畫以佐國康時區區衙門泌水安足與聞
天下事承教及之輒復縷縷倘有鴻便不惜指示

爲幸

寄呂巾石宮論

蒙寄心統圖說假此啟發吾蒙真切劇之益而道
誼之愛也某陶冶陰陽五行之中服習奇偶生成
之數徒飽煙霞弄泉石虛此歲序曷能如吾丈破
奧抽玄闡揚秘蘊若此圖說之超卓哉則又赧然
自失矣嘗意聖學求端於天自太極二五相妙合
而我與萬物萬事生且成焉一以貫之無非天也
游天之中動靜語默無非學也存之心爲神爲先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六

天爲中應之事爲化爲後天爲和觀之圖說列河
圖分配於首揭源也畫卦圖見生成也重卦圖見
心統也推而天道人心以至人極之立莫不有圖
而又益以廣譬曲喻發明嘉惠之心勤矣盛矣誠
有功於聖學者也夫龍馬負圖天啟其蘊經四聖
之手易道大明何非反諸心而自得者乎秦乃局
之爲卜筮徒得其膚至漢而焦氏作易林一卦變
六十四卦京房因之爲卦氣其說起中孚故首中
卦楊雄又爲太玄玄數起三凡八十一首夫三子

皆自謂得易而焦京意專卜筮楊亦衍曆孰窺易之真者竊疑宋諸大儒率亦不廢其說如考亭則用易林四千九十六占以廣易數又嘗作卦氣義說本之京房至於嗜玄者多矣司馬氏之潛虛康節氏之經世二程朱子鶴山氏率稱子雲豈漢去古未遠其說有所受耶何其與易不同而千百年相承襲如此耶今有此曷說既反而歸之心又推而本之天會其源而流自深較之馳騫一偏者誠有間矣且其言明白洞達覽者宜有得焉何當面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十九

領罄所欲言惜彼此各天豈勝翹企

答蔣道林學憲

別惊忽忽垂十五秋矣楚越千里江山萬疊雖明月清風作我無塵道伴與門下若相往來於時刻間然要不若昔時合併一堂兄倡我和精神鼓舞意氣鏗錫游千古之前而羲皇如對者也往年十泉憲衡岳荷書來約而以玉事竟停楚游之棹此吾之負友期也泉翁書來招羅浮之往又以二親不養未遑借道武陵此又負師期也道誼莫若師

友而心徃身羈竟阻雲天之隔如燕人生於燕齊
人生於齊冬天一區不能作擔簦負笈之計與門
下尋桃源闕天關因得上下今古而一證至道也
茲得寄到古大學義心性書桃岡訓規種種精義
開緘玩讀如琪璧到手觸處琳瑯如明鏡入眼燭
理纖悉嗟乎別兄十五年來謝塵絕囂溯觀無始
尚猶茫然未得其解一旦見平生未經目之書目
之便覺了了但思當時長安聯坐促膝得於啟發
寂多不啻萍散不能復聚今見此書如春園忽覩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二十

春花生意具足在今無異於昔真如對吾兄覲面
也詩言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書益切思見恨無
由與吾丈親相質證耳昔儒謂堯舜心至今在堯
舜不過盡天地之理天地常在堯舜猶未泯也夫
數千年不足爲隔千里亦何足睽但不知何時得
與門下面對有言忘言俱成心會如山自青如水
自流如日自升月自恒卽門下諸刻書有盡意不
能盡皆可爲剩語矣援筆縷縷殊不足以寫心幸
亮

答雷古和求方藥

舍姪歸得尊諭欲商確調理之方某非知醫者每見時醫不察病源輒按方投劑或任情加減大可駭咲故嘗檢諸家醫論籍以料理家庭竝不敢効劑於人蹈不知之誤况於道體敢輕談乎竊謂古之良醫仰觀天時寒暑俯察地理燥濕中觀人性急緩然後切脉問証究病所由來而因病處方非一方可例治諸病也今醫不然旣懵脉理妄加意見幸萬一之中此用醫當慎不可忽也尊恙大率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三

勤勵力學潛思秘玩過用其心又急於掄材不避寒暑過用其力皆耗血損陰以及於是丹溪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陽爲氣地陰爲血氣常有餘血常不足玉機微義曰神靜則陰生形役則陽亢夫陽亢則陰必衰故陰氣所傷証發於外爲血妄行今尊恙閉結而便後有紅是陽偏勝陰偏虧所謂脾約証也約者約束也脾者爲胃行津液者也若胃氣強脾氣弱則約束津液不得四布遂見此証且論今之天時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火大旺火

爲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土大旺土爲
腎水之夫土旺則水衰腎水藉肺金爲母以補助
不足蓋金生水也故內經諄諄於資其化源謂是
耳古人夏月獨宿淡味兢兢保養金水正嫌土火
大旺也門下獨宿淡味固然而文試疲神恐陽過
盛而陰虧腑臟不和病乃隨之某何知方妄意丹
溪纂要中有四物湯等方乃補血之劑此爲主而
量加減焉若丸則補陰丸似可用過勞耗血必藉
滋養耳所傳示方內用麻黃等似不相宜麻黃自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三

春分後已不可用况溽暑乎然某懸斷所見未真
尤須參量書曰勞得熱而心火益煩若清心省勞
君火漸熄客火自退旋當勿藥耳某平生多病每
藉醫視但虞其誤時一檢醫牘略通其淺近云不
意舍姪妄言門下過信然旣蒙來命聊述所記憶
以復古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寄命之重不惜
加嚴幸高明鑒裁爲國加愛幸甚

復曹自山大叅

欽慕芬聲已非一日匏繫海壖無緣晤侍故尊號

或云紀山或傳是山只此已不得其真何況門下
藏之無聲運之無形自語自默自動自靜所以爲
泰山喬嶽而未易極其高者又可遙度而臆探之
哉蒙以防海來此下邑荷斯文眷眷之雅始得親
見光顏而知尊號乃自山也自之旨玄哉自山者
自有之山也山吾知其爲高不登於高則尋丈之
外皆爲障翳旣已陟之矣則俯視宇宙皆吾度內
門下自有之山殆游其巔據其勝而無所不自有
者乎是故衆善自足萬應自神昔處諫垣自爲名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三

諫旣爲守自爲名牧爲憲自爲名臬今參藩自爲
名岳其來吾盍也數日之間風雨之夕自徧歷自
料理自宜於人情而倭夷自退蒼吐自安某雖處
甕牖自仰德芬聚雖無幾此意自契有不待言者
夫交游切磋豈在握手促席煦煦然而已哉意在
言前相見默然其神往來形骸非間睽晤非異溪
山非遠前門下行時不及一送而勞翰示勤倦益
感情厚故裁附以謝草率不盡

答潘南湖太僕

金臺分袂遂踰一紀矣茲承來教溫然春煦千里
神交欣荷欣荷吾丈望日以隆陟涖滁陽道益光
亨而遭際尤美若雪屏之粹雅會溪之凝靜澹泉
之端確天下望也得而爲之友瑯琊之深秀醉翁
豐樂之爽豁天下勝也得而爲之游况吾丈以浩
蕩無涯之胃次博雅不群之見聞而收春挹秀於
其間將心學與景樂而益弘益暢矣如某雖懷自
勵之思而斗室鄙其目稗見封其心所適止於丘
園所聞不出農桑曷足以自廣乎荷璫篋不棄甕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十四

牖仰感高懷竊願求益焉請就馬論龍馬負皞羲
皇因之建畫遂濬道源漢元鼎間馬生渥洼水中
號神馬意者天有所發其蘊而武帝不求天生神
物之意第爲天馬歌豈漢武見不遠耶抑當時導
諛者衆借馬神其說而史誇詡之耶當時表章六
經豈亦有所感耶書稱趣馬爲天子親臣而周公
作禮乃以趣馬掌序事與書異何也舜命伯翳爲
司牧實在左右穆王任伯冏僕正賴其輔德說者
謂周禮誤趣馬之職使後世以僕正職馬然則太

僕之職非但攻駒課俵而已也門下當其任又值
聖主禮樂明盛之時倘求古僕臣之義而進吾丈
俾司輔翌不知繩愆糾繆毗贊主德已耶抑亦原
龍馬之瑞興文明於天下耶文明之化固遠而毗
贊之益寔弘吾丈必有處焉魯頌曰思無疆思馬
斯臧而歸本於秉心塞淵故求之心而應無不宜
矣敢以是詢之高明願賜教以開我蒙曷勝企幸

復許杞山司諫

昨蒙以明道編見示且究厥玄奧某鄙人也烏足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三五

以辱高問然手斯編而玩之其大槩有可得言者
渠蓋初從謝方石已有先入後聞陽明之旨似嫌
同聲故別一門戶翔執中艮止之說夫方石遵朱
元晦而陽明之見天然高邁稍與元晦左如全用
方石似落元晦套盡從陽明則與方石舛於是立
說以排諸家夫虞廷授受不過一言曰執中耳豈
其未盡而益之艮止耶易之艮言止於其所也如
艮其背謂不見其身而止乃安則艮止二字同義
聖人論止曰止於至善曰敬止未嘗空言止也空

言止懼昧所從者或止於非也今日執中良止未
覩發明先爲重複豈堯舜尚少良止工夫而良止
未必中耶彖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事各止其所寧
有未中耶或謂執字有止義則不惟良止重又重
執義良止誠爲剩語矣夫陽明未易非也陽明而
上程淳公周元公未易非也若以無極無欲無情
爲落禪套并孔子無意無我非之又上及於無思
無爲皆彈擊之則執中良止落於有矣非謂執中
良止爲有而斥無則滯於有也陽明格致之說雖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五

若左於朱要之未易非也通於其說大學條目雖
八一以貫之矣某受教於甘泉甘泉與陽明初亦
不相入後稍融通但某味陽明之說覺有所會故
云未可非也千萬教正荷荷

再復許杞山

荷來翰深辱誨進如味五穀而知旨之玄淡無盡
也謂此學精一盡之矣誠哉盡之也謂致良知認
天理大明切了誠哉明切也於此日致力自有餘
師誠哉有餘師也若勝心未除於精一益遠矣遠

於精一而立論是卽門下所謂燈喻增障也陽明
論精字義謂米從青青者剥去一層則米精一層
學者掃除廓清障去體潔此心澄然浩然則精矣
心精則勝心一切都無從發卽所謂良知所謂天
理所謂一也虞廷之精一執中共吃緊却在人心
道心二句道心澄澈則自精自一自執中堯舜性
之也稍涉人心便求精求一求執中湯武反之也
註腳者謂精以察之一以守之而象山慈湖却謂
察甚麼守甚麼恐註說得反之者入頭之精一而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三

堯舜性之果察之守之爲精一乎堯舜純乎道心
本體自精一以此參之則陽明致良知泉師體認
天理亦爲求入門者立此方便法緣致良知以得
此心精一之體則可若執致知爲卽心體豈可哉
是故精一執中中無定體無止法若云執中良止
是執中乃死法矣彼且以察之守之爲落形體不
可語精一况執中加良止乎蓋道心活潑變動不
居周流六虛者也某匏守冥然何所知識承雅教
下逮輒布其愚於使之旋

答唐一庵

往辱光顧教言真切仰見一體之愛昨秋西湖山房秉燭聯榻更荷精詣之論吾丈從實地行實念故所說皆實事所交皆實心某迂懶成僻情耽幽獨行落知見每意所不可輒欲逃焉所以斗室自屏無出門之交藉緒山諸丈每每一棹過從鞭策同驅茲復辱翰教拳拳雅意所云學問不進則退又云學貴虛且終之以先塞受體皆德言也豈非人已一視敦學一貫不見鄙而云然耶大海無量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五

百川納焉至人無我萬善合焉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虛也故顏子實若虛夫實且虛况本虛耶孔子曰虛而爲盈是塞其入聖之機也執事所謂先塞受體者也吾人惺惺本體常明常覺空然無礙無礙則無已何以不虛執事曰輩中動見說承當說自信終礙成就誠然誠然彼承當者何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己真承當也真承當者不言承當默而識之耳漆彫開已見大意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亦嘗曰何有於我今之

自信何信也道無方體學無止法天地一寒一暑
爲時信海水一潮一汐爲潮信時與潮何嘗謂信
人自信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自謂信有弗信矣
孟子云有諸已之謂信然而美大聖神駸駸不已
如自信則止矣何聖神之可幾執事之教啟子實
多恃同志之好輒以所見請正幸勿靳剖心繼誨
蓋執事某之取信也會晤未期竝瞻雲樹

答馮祐山

令郎遠顧兼蒙教箋感荷感荷夜坐與令郎論病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五

原偶合聊述以訊於門下幸裁示焉易之願卦願
養也象以慎言語節飲食釋頤養德養體之義也
夫言語期於當過則傷神飲食期於適多則動火
火爲身之陽氣宜潛不宜動而動之蓋有故焉胃
主容健則能載脾主運弱則難消脾爲傳送之官
弱而不運以消其所載食積而濕火生矣火炎而
蒸於胃胃乃芽痛病所從來也或曰載營魂抱一
營魂火也一者天一水也火以抱水水嘗煖而精
神發養生者賴之何濕火爲害致痛哉是不然夫

濕火邪火也抱一之火真火也真火能養真水濕
火能耗真水今飲食或過起居不節不能養真火
而反生濕火安得不致病然病以火生亦宜以火
除能節食養脾食減濕退而脾之惡濕者不傷則
邪火可息此急則治其標也若探其本在於肺金
金能生水真水既旺上能制火且能平肝肝木不
旺不令助火是謂水火既濟一身之中陰陽相和
百疾可除何痛之不祛此則養化源探本之論也
故飲食日用所需而聖人重之垂戒於節示象於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三十一

願學易者可不兢兢乎倘濕火不除積久而熾恐
臟腑之血薰蒸而不歸於戶或上衝變爲嘔逆則
火盛水不能制脾土益傷其証見於面色且萎黃
是爲物役神昏憂在司命矣今令郎幸不至是而
又有契於愚言必且觀象於易而節慎於身其平
復在旦暮耳迂談無所用之但情切關心輒爲高
明誦之或可備延醫商確之一助



